

秋风 袭人

张亦崢
黄平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秋风 袭人

张亦峰
黄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风袭人 / 张亦峥, 黄平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190-2650-9

I. ①秋… II. ①张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6031 号

秋风袭人

作 者: 张亦峥 黄 平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奚耀华

复 审 人: 邓友女

责任编辑: 阴奕璇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王梓风

责任印制: 陈 晨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85923075 (咨询) 85923000 (编务) 8592302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85923000 (总编室), 010-85923020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yinyx@clapnet.cn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

1/16

字 数: 409 千字

印 张: 23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0-2650-9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一.....	(1)
二.....	(8)
三.....	(15)
四.....	(22)
五.....	(28)
六.....	(37)
七.....	(45)
八.....	(53)
九.....	(60)
十.....	(66)
十一.....	(74)
十二.....	(82)
十三.....	(88)
十四.....	(97)
十五.....	(108)
十六.....	(116)
十七.....	(122)
十八.....	(130)
十九.....	(139)
二十.....	(146)

二十一.....(152)

二十二.....(162)

二十三.....(170)

二十四.....(179)

二十五.....(185)

二十六.....(195)

二十七.....(201)

二十八.....(210)

二十九.....(220)

三十.....(228)

三十一.....(236)

三十二.....(242)

三十三.....(249)

三十四.....(258)

三十五.....(265)

三十六.....(272)

三十七.....(279)

三十八.....(285)

三十九.....(291)

四十.....(301)

四十一.....(309)

四十二.....(317)

四十三.....(324)

四十四.....(331)

四十五.....(336)

四十六.....(344)

四十七.....(350)

四十八.....(356)

杜鹃知道，总编辑找她没好事。

作为《每日早报》的社会新闻记者，她报道过许多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，这些新闻成为报纸的卖点。街头的报贩子，常常以此夸大其词叫卖，招徕读者。眼瞅着报社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，稳稳地屹立在如林的都市报之中。杜鹃想不当报社的台柱子都不成，便自然而然入了理万机的法眼。理万机是记者们对总编辑的戏称。入了理万机法眼，往往凶多吉少。又多了双眼睛盯着她，警惕着她别惹出事端，要是搞得报社关门大吉，是闹着玩的吗？几百号人喝西北风去？

今天一大早，理万机粗粗看了她的长篇特写。放下稿子，便拿起电话召见她。理万机一边用手指敲打着杜鹃的稿子，一边盯着她的眼睛，缓慢地，一字一字说：“你有什么证据，说大都酒店存在着一个地下赌场？”

杜鹃低声说：“我有线报。”

理万机哼了一声：“线报？能告诉我，线报有什么证据吗？”

杜鹃底气明显不足：“线人没说。所以我去暗访。”

理万机不以为然：“这就是你的暗访？在人家酒店东游西逛，道听途说，还私自闯入人家办公区？更低级的是还在酒店咖啡间搭讪陌生男人，差点让那男人把你当成了鸡，带去客房。要不是记者证帮了你，说不定闹出多大笑话，收不了场呢。”

杜鹃嘟囔着说：“那男人就是个赌徒，谁知还身兼嫖客。”

理万机把稿子扔给杜鹃说：“赌徒也好，嫖客也罢，我们不是警察，是记者。我看你是福尔摩斯、克里斯蒂看多了。尽管你报道过许多社会新闻引人关注，但不能听风就是雨。新闻是什么？不光有时效性，还要有真实性，是真实发生了的事实。不是你的推测、想象，也不是大概、可能、差不多。再说，大都酒店是个外资独资企业，关系到国家的许多政策，负面报道要慎之又慎。今后再有这样的线索，要经我同意，

你才能采访。”

杜鹃嘀咕着：“您说的慎之又慎，就是给我这稿子毙了？”

总编理万机反问：“你还想怎么样？这稿子没有修改的价值。毙了就毙了。”

杜鹃疑问：“那这线索？我怎么听着像不了了之？”

理万机和蔼地笑笑：“你听着像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。至于那个线索，有些时候，退一步，是为了进两步。”

初春午后的阳光，暖暖地照耀着大都酒店那高大的银灰色的玻璃幕墙，于是那玻璃幕墙金碧辉煌起来，且把那金色的暖暖的阳光反射到对面的楼宇上，反射到街道两旁的紫穗槐树冠上，反射到途经此处的每个行人的脸上。树欣欣向荣，人也暖洋洋的。

一辆出租车停在这座三十层的酒店门前。一个一张娃娃脸，胖乎乎，顶多十八九岁的门童笑脸相迎。他躬身为客人拉开车门。一个一身牛仔装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。男人并没有打算马上就进酒店，他把一只很精致的棕色皮箱放在脚边，然后从衣兜里摸出一盒万宝路，抽出一支点燃，看似悠闲地吐了个烟圈，眼睛却迅速地前后左右扫视了一下。直到那支烟吸完，才吐出吸剩下的烟头，用鞋底碾碎，拎着那只皮箱进了旋转门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驶进酒店的地上停车场。车上坐着一个年轻人，戴着耳麦，目送着走进旋转门的男人说：“目标已经进了大都酒店。”

大都酒店宴会厅里，服务员忙着摆台，餐碟碗筷、酒杯茶杯、餐巾纸巾在他们手中来来去去，让人看着眼花缭乱。报社的两个年轻人爬到人字梯上，扯起一条红色横幅。横幅上写着：每日新闻报社成立20周年庆典。

一个年轻人在梯子上回过头来，冲下面的一个女人叫：“兰翎，看看正不正？”

被叫作兰翎的女记者，一直盯着横幅，说：“你那边再低点，对，这就成了。”

酒店顶层，总裁宇文关山宽大的办公室里，一个名叫侯建，绰号猴子的员工，对大班台后正在看财务报表的宇文关山说：“有个叫任国忠的人要见你。”

宇文关山放下报表，抬起头来，猴子发现总裁的脸上惊诧、疑惑、忧虑，五味杂陈：“谁？你说谁要见我？”

猴子小心地说：“他说他叫任国忠。”说着，将手中一个纸包递给宇文关山，又说，“他说，您只要看到它就一定会见他。”

宇文关山疑惑地将纸包打开，里面是一本陈旧的小书——《格瓦拉日记》，翻开

封面，扉页上是一个钢笔签名于红旗。宇文关山闭上眼睛，快三十年了，这个名字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……

缅甸的热带雨林。炮火冲天。56式冲锋枪响得跟炒豆似的，弹壳砰砰往外跳。散落在几个年轻人身边，又一发炮弹呼啸着飞过来，一个年轻人将身边的战友扑倒，炮弹落地，就在不远处，一个人被弹皮剖开的肚子，五脏六腑红红绿绿的都往外流。被炸开的泥土埋了的两个年轻人，从土里钻出来。下面的那个年轻人说：“任国忠，我欠了你一个人情……”

大都酒店宴会厅里灯火辉煌，人声鼎沸。晚宴已进入高潮。总编辑理万机率领报社其他领导轮番给每桌属下敬酒。祝酒词从新的利润增长点到如何创收，从员工的福利待遇到对未来的展望，虽说不过片言只字，该说的都说到了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感染着在座的每个人。笑声叫声响成一片。理万机注意到兰翎旁边的座位还空着，就问：“谁的？怎么还不来？杜鹃呢？”

兰翎随口说：“还在画版面呢。”说着，伸长了脖子，望着餐厅的门口，掏出了手机，接通后说：“你怎么还不过来？报社的人都到齐了，就你清高？快点着啊。”

理万机说：“你这人，这和清高不清高有什么关系？一会儿，她来了，连罚三杯。”

兰翎说：“她说了，这就来。”

理万机说：“来了就好。”说着，又率领报社其他人去别的桌敬酒了。

酒店四楼的一个标准间里没有亮灯，借着从对面大厦透过来的天光，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悄然无声地站在窗前，掀开窗纱的一角往外看，顺着他的目光，酒店的地上停车场尽收眼底。他的眼睛一眨不眨，看着车子进进出出，来来往往，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终于，一辆毫不起眼的白色拉达，缓缓驶进停车场他指定的车位，他看在眼里，才吁了口气，转身走到行李架上，搬过一个巨大的黑色旅行箱，搁在床边，然后，抱起床上的一个已经没气的男人，折叠着放进箱子里。他要合上箱盖时，还露出挺宽的缝隙。他便把屁股坐上去，压了几回，还是有缝，他索性跳到了箱子上，跺了几脚，蹦了几蹦，不愧是法国 Delsey 原装货，弹了几弹，那箱盖便扣了个严丝合缝。男人拉起旅行箱上的拉杆，走到门口的行李架跟前时，空着另一只手顺手拎起上面的一只很精致的棕色皮箱……

杜鹃走进酒店宴会厅时，宴会的高潮还在延续。到处是脸红脖子粗，高声喧哗的男人和面色绯红掩嘴娇羞的女人。隔着一个人就听不清张着嘴的那个人在说什么，光能看见嘴在动。好在，兰翎给杜鹃占了个位，两个人挨着坐了，杜鹃才能听见兰翎

的抱怨：“你怎么才来？刚刚理万机还问到你。这老头儿平时挺宠你的，可别为一点儿公家的事，就记人家的恶，不记人家的好。”

杜鹃冷傲地看着兰翎：“还总编呢？我看他就是一个商人。把新闻也当成生意做。不就是大都买了报社 200 万的广告吗？”

兰翎和杜鹃既是同学、同事，更是闺蜜。兰翎是那种让人看上一眼就能记住的女人。成熟、丰润，浑身都洋溢着那种很多男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。杜鹃却还是学生时代的清纯、正派、理想和敢做敢为。

兰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附和她：“商人有什么不好？没有大都的广告，谁给你开支，谁给你奖金？你能坐在这里只象征性花点钱，就能敞开了又吃又喝吗？”

杜鹃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就因为这里藏污纳垢，怕你曝光，才象征性收你一点钱，让你敞开了大吃大喝。你没瞧瞧这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些什么人，就刚刚，在酒店门口，一个门童好心好意要帮一个客人搬个旅行箱，却让那客人没来由骂一顿，看着一个个衣冠楚楚，人五人六，连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……”

两个人正说着，理万机已经敬了一圈酒，回头看到了杜鹃，就又端着酒杯踱过来。大家都争相站起来，只有杜鹃懒散地磨蹭，倒是身边的兰翎拉了她一把，她不得不站起来，脸上还挂着不情愿的相。

理万机涨着通红的脸，高声说：“还是你们记者贡献大。是吧？杜鹃。怎么看起来，你兴致不高啊？拿出你做专栏的劲儿，喝酒。酒壮英雄胆嘛。酒喝透了，你的反贪腐、反渎职、反家暴的稿子才能写得更有力度啊！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喝了这杯酒。”

“什么英雄胆，只是尽记者的本分，揭示真相罢了。”杜鹃并不买理万机的账。

气氛有点尴尬，但理万机却毫不在意：“真相？你看到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相。比如你杯子里的东西，看起来是酒，其实是水，只是你不想扫大家的兴罢了。怎么样？换上酒吧。”说着亲自给杜鹃换上酒，“我是老江湖了，酒和水还是分得出来的，来，大家都有，起杯。为我们的美女记者干杯！”

全桌又热烈起来，尴尬立时让理万机化解了。他小声跟杜鹃说：“撤你一篇稿子，换一个两百万的广告，划算。别皱着眉头啦，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。高兴点儿。”说完，又恢复了他的高声大嗓，“让欢乐来得更猛烈吧！一会儿各个部门，都要出人比赛唱歌。办公室主任呢？快去叫人把那个卡拉 OK 给摆弄好。谁唱得好，有奖！”

有人就问：“奖什么？多少？交不交税？”

理万机满脸都是笑：“奖你们一箱红星二锅头，我出钱。”

早有人急不可耐地跑到那个小舞台上唱起来。一个摄影记者跑过来冲兰翎和杜鹃说：“我先给二位美女敬杯酒，一会儿再给二位唱一支黄莺莺的《哭砂》。”

杜鹃很无奈，饮了杯中酒，算是打发了那个摄影记者。兰翎说：“这歌是唱给你的。”

杜鹃懒懒说：“没感觉。”

兰翎说：“就你没感觉。那么多人追求你，就没一个让你动心？”

杜鹃想都不想说：“没有。”

兰翎说：“你心里是不是还放不下那个人？”

杜鹃说：“你烦不烦？”

兰翎说：“你烦，我也要。你不想想，眼瞅着你就奔三去了，就算你不急，你也得替你爸妈想想，他们急得跟什么似的。住在你心里的那个人，也许早就娶妻生子了呢。”

这时，《哭砂》已经唱完，杜鹃突然站起来大声叫：“安静，安静！下面由我们美丽的兰翎小姐为大家献上邓丽君的《夜来香》。”

兰翎没想到杜鹃会来这一手，只能怔怔地看着杜鹃的一脸坏笑。

杜鹃推她一把：“还不快去，大家都等着你呢。”

兰翎没好气地说：“看你一脸坏笑，我就想起了那个人，你们俩真像。怪不得你死等他。”说罢无可奈何走上台去。

兰翎唱起那支《夜来香》，就要进入状态时，她眼角的余光看到杜鹃正在接电话。很快，杜鹃揣好电话，抄起椅子上的外套就要走。兰翎停止了歌唱，冲着台下说：“下面的歌词我忘了，谁来接我？”说着把话筒插在架子上，也不管有人接没人接，就跑下了台。这时，杜鹃已到了酒店大堂。兰翎追上她：“你干吗去？”

杜鹃说：“接了个电话。警察叫我过去。”

兰翎说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杜鹃说：“一个老人出了车祸，兜里却揣着我的名片，怪不怪？我得去趟医院。”

兰翎跟着她往外走：“我开车送你去。”

杜鹃拦住她：“别，你喝酒了。你不怕警察，我还怕你翻车伤了我呢。再说了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”

兰翎说：“你还知道怕扫了大家的兴？”

杜鹃撇了撇嘴说：“我是怕理万机再问起来，你没法交代。”

兰翎把杜鹃送到酒店的旋转门，宽慰她说：“咱们采访过的人都有咱们的名片。”

杜鹃说：“谁知道呢，但愿别是凶多吉少。”

兰翎送走杜鹃，回到大堂，一眼就看到了她的丈夫王富贵。王富贵头上留着板寸，身上是 Armani 西装，脖子上套着一条足有小指粗的黄金链子，明晃晃地从敞开的 Playboy 衬衣领口里挤出来，腋下夹着 LV 手包，刀刃一样锋利的裤线延伸着的是一双棕色的意大利老人头皮鞋。

兰翎从头到脚打量他的一身名牌，笑嘻嘻说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来泡妞儿的吧？”

王富贵一脸的苦相：“有了你，哪儿还敢有非分之想。”

兰翎故作不以为然：“就会拣好听的说，老实交代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王富贵一脸的不辜，转而一脸的愤怒：“还能干什么？还不是那个小兔崽子又喊我来给他买单。”

兰翎的眉头也蹙起来：“吴小北吗？”

王富贵怒气未消：“除了他，谁敢像使唤儿子似的使唤我？”

兰翎追问：“这次结多少？”

王富贵恨恨地说：“小 10 万。”

兰翎吃惊地说：“这么多？一顿饭小 10 万？”

王富贵无奈说：“哪儿是光吃饭？吃喝嫖赌抽，这小子五毒俱全。他爸还当他儿子是什么宝儿呢，还让我关照他。就这么关照，早晚把我自个儿关照成穷光蛋。我真恨不得宰了他。”后面这句话，他几乎是喊出来的，声音太大了，以致引起大堂里的客人侧目。

兰翎连忙低声喝住他。王富贵才发现自己的确有些失态。

兰翎挽住他的胳膊，小声说：“这小子是可恶，但他老子一直帮着咱，一年怎么也能从他那儿捞上百十万。小不忍，乱大谋，找个机会，让他老子教训教训他。你犯不上跟这小子置气。”

杜鹃打了个出租车赶到医院。急诊室的走廊里，几个穿白大衣的医护人员在处置室穿梭般进进出出。门口有两个警察，还有几个看热闹的人扒着处置室的门缝和窗户向里张望。

杜鹃直接走向了警察，做了自我介绍。警察简单说了案情：“今晚在青年路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逃逸，伤者是位老人，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，只有一张您的名片。请您来，是想看您是否认识伤者，帮我们确认一下他的身份，好联系他的家属。”正说

着，处置室的门开了，护士长周慧走出来，对警察说：“伤得太重，已经不治身亡。死亡时间是22时43分。”然后，她看了杜鹃一眼：“家属来了吗？”

警察摇摇头。

周慧说：“撞了人还逃之夭夭，这样的人真该死。”

警察对杜鹃说：“进去看看吧。”

杜鹃犹豫一下，跟着警察进了处置室。老人仰面躺着，白色的单子上满是血迹。杜鹃一眼就看到了压在老人脑后的那根灰白色的小辫子探出头来。

杜鹃惊呼脱口而出：“是我姥爷呀！”

因为只有她姥爷才会有这种小辫子。可他住在晋南一个小山村里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北京？而且又被车撞死……

等杜鹃稍微平静后，警察做完询问笔录，处置室就只剩她和不喘气的姥爷了。杜鹃给家里的父母打了报丧的电话。她很想知道，姥爷最后是否留下过什么话？她起身去找护士长周慧。

今晚急诊室的病患特别多，初春季节，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。在接诊台，护士长周慧一边忙手头的工作，一边告诉杜鹃，在抢救中，她姥爷确实有过短暂的清醒，还喊着什么，但都含混不清，好像是嚷着要回家。

护士长周慧简单说了几句，又被一个急匆匆跑过来的护士喊走了。杜鹃有些失望。她离开了接诊台，却发现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陌生男人站在她身后，见她转过身来悄悄地说：“他喊的不是回家，是谋杀。”

杜鹃吃了一惊：“谋杀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想看清那人的脸，但那人却后退了两步，又拉低了帽檐儿说：“我刚才就在处置室门外，信不信由你。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向医院大门。

杜鹃愣在那里。



杜鹃这几天去过交警队，和父母也说了陌生人说过的话，但没人相信她的话。连她自己也怀疑陌生人是听错了，谁会去害一个像她姥爷那样既没钱又没权的老农民呢？但那晚陌生人的诡异举动，还是让她有种隐隐不安。

杜鹃捧着姥爷何小辫的骨灰盒，随着父亲杜晓轩回到她姥爷在黄土高原上的家。因为姥爷何小辫留下最后的两个字就是回家。

在杜鹃看来，姥爷说的回家，就是把他的尸骨带回晋南的那个贫瘠的小山村里。其实，姥爷说的回家，远远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含义。

何家原本就是从山东逃难来的外来户。人丁自然不那么兴旺，体现在坟地上，自然也就远没有村里的大姓坟地形成规模，只有零星的几个坟头，散落在二十年前他家分的责任田里。其中就有一座尤其低矮的坟头属于她姥姥。

姥姥的坟在几株柿子树的荫蔽之下，无人守护，无人管理，坟头长满了荒草。杜鹃从未见过的姥姥就沉睡在这里。不仅杜鹃没见过她的姥姥，她的母亲何水儿也没见过自己的亲娘。

在何水儿的记忆里只有父亲，那个脑后撅着个细细灰白小辫儿的父亲。父亲在村里游手好闲，谁家盖房，帮工的人堆里保准看不到父亲，但吃饭、喝酒的时候，保准少不了父亲。水儿五六岁就操持起家务，背个篓子打草拾柴，手上脸上刚碰出血道道，父亲就没心疼过。鸡下蛋了，本是要换个灯油、咸盐什么的，刚攒上三五个，父亲就全磕了，炒上一盘，喝酒。别人都有母亲，但父亲从来不跟水儿提起她的母亲。母亲是哪儿的人？母亲怎么会嫁给父亲？在水儿很小的时候，她就想过这些问题，虽然没有答案，但不影响水儿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母亲跟她一样，也是个苦命的人。

水儿长到十五六岁，就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脸蛋红是红白是白；身条凸是凸，凹是凹，没人不待见，没人不喜欢。有一回，何小辫喝得高兴，就骂了句，

“日她娘，和她妈一个模子倒出来的。”水儿就知道了，她随母亲，母亲一定是个漂亮女人。

在何小辫眼里，漂亮的闺女到底也是别人的。但在给别人之前，一定要卖个好价钱。那时候，这一带的彩礼是二百四十块人民币。他就开价四百八，把闺女当肉卖。他要价狠了点儿，一时半会儿就搁下了。但他绝不降价：“老子又当爹又当妈，才把娃养成这，容易吗我？才不能便宜你这帮人的！”一个水灵灵活脱脱的大闺女，还搁在家里，难免不让村里村外的后生闲汉心头长草。其中就有个叫黑娃的扒墙头，想看水儿撒尿，没想到茅厕里面的是何小辫，一把薅下来，暴打一顿。此后，何小辫更是倍加小心紧看着。看来看去，还是没看住……

杜晓轩亲自寻了块地，刨了个半人深的坑，把何小辫的骨灰盒放在里面。他来时，老婆何水儿非常决绝地对他说，绝不让父亲和母亲合丧。杜晓轩知道里面的道理，就照做了。土回填好，且把那坟头培上黄黄的新土，那坟头便伟岸雄壮起来。杜晓轩入乡随俗，给那坟头跪下来，磕了三个头。杜鹃还从地里采了一把蓝色的野花，放在坟前，又烧了一两捆冥币，何小辫算是入土为安了。

回到老屋。那是个破败的院落。土夯的围墙许多地方坍塌了。何小辫在的时候就没人修整。院子里的几棵柿树却粗了许多，毕竟又长了二十多年。杜晓轩难免生出许多感慨，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。院子外面就是层层叠叠的远山。村落里升起的袅袅炊烟和淡淡的暮霭搅在一起，眼前就越发虚幻起来。

当年何小辫和水儿就住在三间西屋里。北面是崖，崖上掏了三孔窑洞。杜晓轩就在中间的那孔窑洞里住了十年。半砖半坯的西屋是晋南早年农村民居普遍的样式。两层，下面住人，上面放粮食和杂物。现在，上层的窗棂上已经被木板钉死，山风只能在下层的窗子里簌簌流动。也许是风大的缘故，碎瓦片散落一地，凌乱不堪。院子里有挺大的一片空地，但看来，何小辫没心情种点什么东西，便生出了许多蒿草，院落便越发荒芜和宁静。只有晚风在杂木和蒿草间肆无忌惮地穿行飘荡。一切都是凄凉沉静的，早就没有了杜晓轩青春时期，这个院落带给他的朝气和悸动。

但在杜鹃看来，这一切都是新鲜的，正是这习习早春的晚风淹没了城市的喧嚣。正是这弥漫着真正的炊烟味道和还有点冷飕飕的空气，让她能以全部身心去感受这山野的晚风，尽享风中那淡淡的饭香和柴草燃烧的焦味。在城市里她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，有枯树、有荒草、有房屋、有窑洞的院子。她若有所思，东张西望，从房子里出来，又钻进窑洞里去。从父亲的嘴里，她知道了姥爷的为人，也知道了母亲苦痛的童

年。说那个撅撅着灰白小辫子的姥爷养育母亲，不如说母亲用冻得通红的手来照料姥爷更准确。杜鹃这才明白，母亲为什么托病不来她的家乡安葬她的父亲。原来，一切都是原因的。

杜鹃还不知道的是，她的母亲其实也不是姥爷亲生的。那是中国农村闹初级社那年，她姥爷何小辫从路上捡回来个饿得奄奄一息的女人。说是这个女人到附近的省监狱探监，探她判了无期徒刑的男人。她在监狱门口瘫坐了好多天，嘴里没了出去的气儿，就被光棍何小辫捡回了家，当成自己的女人。过了几个月，女人的肚子就更显怀了，又过了两个月，女人生下一个女娃就死去了。女娃一天天长大，越长越水灵，何小辫就给她起了个名，叫水儿。村里人都说，水儿不是何小辫下的种，他那个尿式，哪儿能养出天仙似的闺女呢？但何小辫立马分辨：“不是老子的种，还是你个驴日的不成？老子哪天种下的，你还会比老子清爽？”

杜晓轩本想找两件值得给水儿带回去的遗物，但在西屋里翻弄了几分钟，便认定岳父何小辫遗留下的物件，从几件破烂家具，到落满灰尘至少有二十年没动过的几件农具，无一可以作为他和水儿的珍藏，无一有益于他们往事的记忆，便拍去手上沾着的灰尘，与女儿杜鹃相视苦笑。女儿指指上面，似乎对上面那个“阁楼”颇有些兴趣：“我能上去看看吗？”

“当然能，只是实在没什么好看的。当年，我也好奇，想知道上面是什么样子，派什么用场。”杜晓轩说着从墙角搬过一个陈旧的木梯，架在天棚的入口，“我给你扶着，你小心着点。”

女儿动作很轻灵，三几下就钻进了天棚。然后就叫起来：“上面太黑了。窗子都用木板钉死了，一点光都透不进来。”

杜晓轩回应着：“不让你上去嘛，你非要上，看看就下来吧。”

女儿又叫起来：“上面还有个粮囤。”

又传来一阵哗哗的声响：“好像是玉米。不少呢！还能吃吗？”

还没等杜晓轩回应，女儿又叫起来：“粮囤里还有个瓦罐！里面不会藏着元宝吧。”然后又是一阵窸窣的声响。女儿又大惊小怪叫起来：“爸！你上来！上来呀！”

杜晓轩爬上去，迎接他的是女儿惊恐的声音：“爸，真是钱！”

杜晓轩把手伸进那个瓦罐，上面是一层玉米，玉米下面就是一沓一沓的钱！他太熟悉这种瓦罐了，当年他插队的时候，村民是用来做面罐盛面用的，至少能装百十斤白面。而他的岳父何小辫现在却用来装钱，都是百元一捆的，至少有几万吧。钱

的下面是个农村里常见的荷包，他从荷包里竟然掏出了一只翡翠蝴蝶簪。岳父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物件呢？他又仔细拿手电照了照，凭着他过手了无数珍宝的经验，不用细看就认准了这玩意是翡翠的，至少还是冰种的，正在手里发着黄幽幽的荧光。

“这东西很值钱吗？”身边的女儿杜鹃问。

他没有回答。还在想何小辫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值钱的老物件呢？

倒是乖巧的杜鹃说：“是不是姥姥留下的呢？可是，那些钱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这话提醒了他，他想了想说：“这事对谁都不要说，也不要跟你妈妈说，免得她担惊受怕。”

上面还用玉米作为伪装，岳父真是狡猾狡猾地干活，狡猾大大的。这时候，他突然又想起女儿说的话，姥爷留给他们最后的两个字是“回家”。原来，何小辫的深意在这里啊。可是，这个比穷光蛋强不了哪儿去的何小辫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？钱又是哪儿来的呢？没容他多想，外面就传来大声问话：“晓轩回来了吧？”

杜晓轩慌忙把手从粮囤里抽回来，示意女儿跟他下去。两个人刚下来，掸掸衣服上的灰尘，一群人就拥进了院子。打头的是村主任，后面跟着的是一些婆婆、媳妇和女子。

村主任老了许多，却还是高声大嗓：“听娃们说，老何家进来人了，一想就是你们。咋？水儿没回来？这是你闺女？”

没用杜晓轩安排，女儿就大大方方跟乡亲们问起好来，还替父亲说：“我妈身体不大好，就没让她来。”

村主任说：“要紧不？”

杜晓轩说：“没啥大不了的，都是老毛病。”

村主任望着杜鹃笑着说：“多俊的女子，比她妈年轻时还漂亮。一晃就这么大了。你们回来咋不打个招呼？一会儿去家里吃夜饭。”

杜晓轩说：“我们带了些吃的东西，就不麻烦大家了。”

村主任不愿意了：“麻烦甚？都做了。你们家是村里的恩人呢。你丈人给村里帮了大忙。本该听说出了事后，就该去家里。可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。这不，今天你们回来，哪儿有不吃饭的道理呢。”

杜晓轩有点奇怪：“我丈人能给村里帮什么忙？”

村主任也有点奇怪：“这么大事，你不知道？揽工程呀。”

杜晓轩更奇怪了：“他能揽什么工程？”

村主任说：“他找你一起插队的吴北上揽的活儿。吴北上现在官做得挺大，你不知道？”

杜晓轩说：“我们好多年没联系了。”

村主任说：“可不是嘛，北京太大。说是两个人要见个面就得坐火车。稀松平常得很。”

杜晓轩说：“是地铁。”

村主任说：“我知道。就是在地底下走的火车。你丈人不是从吴北上那里找了活儿吗？男人们就都出去了，就剩下这帮老婆家家的了。”

于是，这帮老婆家家的，便七嘴八舌念起何小辫的好来：

“要不是你老丈人给村里在北京找活儿，男人们都在家里闲着。吃个烟，喝个酒的零花钱都没有哇。

说的是呢，这车祸就是蹊跷。不是有人成心害他吧？

案子破了吗？撞他的人抓住没有呢？

抓住他，判他个死刑！

多好一个人，咋说没就没了呢？

当年，你和吴北上真没白在你丈人屋里住着。哪儿知道，全村人都得了你们的好处。

没有你丈人，就找不到吴北上，找不着吴北上，谁给村里人找活儿干呢？

村里有人说，你们这些知青在村子里尽偷鸡摸狗啦，要是知道有今天，那鸡娃狗娃就该让他们赔偷赔摸哩。再说了，那些年，你这拨知青，不吃个鸡吃个狗，吃啥嘛？娃们也恹惶哩。”

杜晓轩听着乡亲们还念知青的好，便有些惭愧：“哪儿的话啊，当年，我们在乡里偷鸡摸狗，总归还是祸害了百姓。要是今天能给村里人做点啥，也是应该的。”

这时有个中年女人挤上前：“杜晓轩，你还认得我不？”

杜晓轩仔细在记忆里搜寻对这个女人的印象：“你是？”

女人说：“我是黑娃媳妇呀！黑娃你记得不？就是当年，想偷看水儿撒尿，却看了她爹屙屎，让她爹好揍了一回的那个黑娃。现在是我男人……”

村主任瞪她一眼说：“人家是回来办丧事的，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做啥嘛。”黑娃媳妇没说完的话缩了回去。